

GUANGZHOUFANGYAN
JUMU YUQIZHUCI

广州方言 句末语气助词

方小燕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

方小燕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方小燕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3.8

ISBN 7-81079-287-3

I. 广… II. 方… III. 粤语—助词—方言研究—广州市
IV. H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9588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编辑部 (8620) 85226521 85226593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7972 85225284 8522060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6.875

字 数:172 千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1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挖掘汉语方言语法特点的一部力作（代序）

——读方小燕《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

运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汉语方言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事，迄今大约只有 80 年的历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中，汉语方言的研究一直被方言语音的研究所包揽。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赵元任等前辈学者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地域性（分省）方言调查，其后从 40 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几部大型的方言调查报告^{〔1〕}，为此后的汉语方言调查打下了基础。然而，这些《调查报告》尽管篇幅很大，内容却始终没有越出方音研究的范围。

对于作为组成语言（方言）三要素的语音、词汇、语法，早期从事汉语方言调查的学者似乎大都认为只有语音方面最能显示汉语各地方言的特色，最能反映方言之间的差异，至于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中存在的特色和差异，比起语音来也就自然是无足道哉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基本完成之际，当时主掌方言工作的丁声树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委员会上就汉语方言工作作了一次发言，提出今后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务必以方言的词汇和语法为重点，并且特别指出：“而现阶段则特别应把方言词汇作为重点来抓。”^{〔2〕}打那以后，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开始受到语言学

〔1〕最早出版的是 1943 年商务印书馆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此后陆续在台湾出版了湖南、云南、四川的。

〔2〕丁声树先生的发言刊于《中国语文》1961 年 3 月号，北京。

界的瞩目，语言学学术刊物上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调查研究汉语方言词汇的文章。至于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则迟迟未能起步，在“文革”以前，基本上仍是处于沉寂的状态。我在1965年曾和黄家教先生联名著文讨论汉语方言语法材料的收集和整理问题，意在响应丁声树先生的号召，营造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氛围。该文在《中国语文》上刊登^{〔1〕}，或许多少能起一点“点火”的作用。不料随后“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语言学界很快陷入万马齐喑的状态，还能有谁来关注方言语法研究的问题呢！说实在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真正起步以至逐渐形成气候，还是“文革”结束，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大约二十年左右的事。最近我们作过一次粗略的统计，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汉语方言语法专著，一共也不过二十来部，其中大多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版的呢！

随着汉语方言词汇语法研究的逐步发展，汉语方言中形形色色的词汇语法现象不断被发现，关注汉语方言研究的人，都意识到要全面揭示汉语方言的特点及其规律，决不能继续以往的那种单打一、只考虑方言语音的研究路向了。观念一旦改变，调查研究任何一种汉语方言的人，都自然会想到非加大方言语法调查的力度，尽可能把方言中与众不同的语法现象及其规律发掘出来不可。对于那些跟广大北方方言、跟民族共同语存在着较大差别的南方各大方言，如吴、湘、客、赣、闽、粤等方言来说，深入调查、仔细发掘、认真整理其语法方面的表现，总结出各种规律来，就更加显得十分重要了。粤方言作为当今汉语诸方言中使用人口较多、海内外影响较大的一种“强势方言”，其语法方面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自不待言。事实上，长期以来，粤方

〔1〕 见詹伯慧、黄家教《谈汉语方言语法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刊于《中国语文》1965年3期，北京。

言的研究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的。两年前我们在编写《广东粤方言概要》时曾对粤方言研究文献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截至本世纪初，海内外已发表的粤方言著述约1500项，这个数目相当可观。可惜其中属于粤语语法方面的只有200篇（部）左右，所占比例太低了^{〔1〕}。早在1972年，著名粤语专家张洪年教授就出版了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撰写的学位论文《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2〕}，开创了系统研究粤语语法的先河。遗憾的是，尽管此后粤方言的研究日渐繁荣，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论及粤方言语法的专著专论，始终还是冷冷清清，不大景气。几十年来，除了在历届粤方言研讨会的论文集和部分语言专业杂志上偶尔可以看到论述粤方言某些语法现象、语法规律的文章外，以专书形式出现的研究粤语语法的著作，始终难以看到。前面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问世的二十多部汉语方言语法专著，属于南北各大方言的都有，可就是没有一部是论述粤方言语法的。时下人们要想比较系统地了解粤方言语法现象的话，除了张洪年教授30年前出版的那本香港粤语语法专著外，大概就只能从几本研究粤方言的综合性著作，如李新魁和高华年分别撰写的《广州方言研究》以及近期我们编写的《广东粤方言概要》等书中略窥一二了。

打从1990年国务院学位办通过在暨南大学设立现代汉语博士点，招收汉语方言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以来，迄今我们已经招收过29位攻读汉语方言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有22位已经毕业获授博士学位了。可是，虽然是在这粤方言的大本营——广州市攻读汉语方言学，这些博士生们却鲜有染指粤方言研究的，只是到

〔1〕 参看詹伯慧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附录1广东粤方言研究文献选录，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广州。

〔2〕 参看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香港。

了20世纪末，1999年入学的5位博士生中，才有方小燕等三位同学选择了以粤方言为题撰写学位论文。这真是我们博士点建点以来一宗破天荒的大事，叫我这个当导师的有出乎意外的喜悦！特别是方小燕同学，她选的是粤方言语法方面的课题。正当我们粤方言学界的同道深感粤语语法的研究处于低迷状态，亟待大力加强之际，小燕立志要在攻博期间写出一篇粤方言语法研究的论文来，实在是精神可嘉。说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项方言研究选题，我想也并不过分。在酝酿选题之际，小燕多次和我商量，经过反复思考琢磨，最终把论文的内容锁定在广州话的句末语助词上。我同意她下大力气把粤方言的语助词好好盘点一下，理出头绪，找出规律。但又不赞成把摊子铺得太宽，因为粤方言的语助词实在太丰富太复杂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协助袁家骅师编写《汉语方言概要》时，袁师嘱我执笔起草粤方言一章，我曾着意在揭示粤方言语法特征方面作点尝试，从当时能够看到的有限材料出发，就已经感到粤方言语助词（语气词）的复杂了。这次小燕以语助词为题深入发掘粤方言的语法特点，条件比起四十多年前我们编写《汉语方言概要》时当然要好得多，可以利用的研究成果和资料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从一开始确定选题、设计框架到收集资料、到逐步形成观点、进行论述，我对她的能力一直充满信心。之所以要她别把摊子铺得太宽，只是怕摊子大了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容易控制得住罢了。

转眼三年过去，经过反复的调查，在掌握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小燕终于在发掘和研究粤方言语气助词的道路上一歩一步地走过来，最终完成十多万字题为《广州话句末语气助词对句子表述性的作用》的学位论文，如期送到参与评审的专家手中。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与会学者十分赞赏小燕在粤语语助词研究中孜孜求索的精神，对论文的丰富内容和精当论述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现在出版的这本《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正是在博士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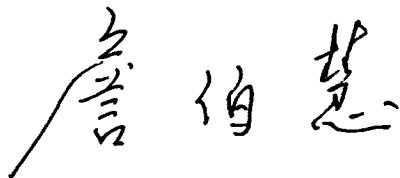
文的基础上，听取参加评审专家们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加工而成的。我想本书的问世，对于长期以来处于低迷状态的粤语语法研究来说，无疑是具有突破性的意义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据我所知，小燕作为地道的广州人，对于粤语的研究早就是情有独钟了。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她就十分注意粤方言在语法方面的一些表现，并且有意识地积累这方面的材料。她硕士阶段师从沈开木教授，潜心钻研现代汉语语法，在语法研究的理论方法上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就为她往后进一步把语法研究的触角从汉民族共同语伸向汉语方言、特别是粤语方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她以对自身母语特有的敏感深入体察粤语丰富多彩的语助词在语句表述中的作用，先后撰写过几篇论述广州话语气助词的文章在相关的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发表（宣读），给同行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本十多万字的著作，堪称是小燕多年来研究粤语语气助词的结晶。它把属于语气系统的广州话句末语助词在句子表述中的作用穷尽式地展示出来，使人们得以比较全面系统地认识其庐山真面目。书中对广州话句末语助词的功能、属性、所具有的使用规律、在信息传达上具有的特别意义及其对句子语义、句子自足、句类形式的区别等所产生的作用都作了详尽的剖析。这无疑是一项探讨粤语语法特征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它对于粤语语法的研究，对于汉语及其方言语气助词的比较研究以至对于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化，都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小燕在本书的结语中所说：“方言语法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汉语方言里所揭示出来的语法范畴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断发现事实，深入研究，对进一步认识汉语的特点有深刻的意义。”联系到已故朱德熙先生生前谆谆教导我们要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好，非着力把标准语（普通话）语法的研究和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及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不可的语法研究“大三角”理论，小燕对粤语

语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语气助词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也可以说是对朱先生提出的语法研究理论方法的一次有效实践。把广州话中的语气助词研究好，对于进一步深化汉语语法中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也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

读罢小燕这部著作，回想起“攻博”三年中小燕同学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刻苦钻研的历程，深深领悟到“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正如俗语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小燕多年来做学问的勤奋和执著终于结出了果实，这是我要向她热烈祝贺的。然而，学无止境，汉语方言宝库中的资源还多着呢！还有不少汉语方言的语法特点没有得到发掘和整理。像广州话语气助词这样微观的课题在粤方言中还大有文章可做。我们期望着像方小燕这样有志气又有条件的年轻学人多多参与，共同来开挖汉语方言中很有价值的宝藏，把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为祖国语言科学的振兴多作贡献。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 詹 (Jān), 伯 (Bók), and 慧 (Hui), which are the names of the linguist Jān Bók Hui.

2003 年 8 月于暨南园

目 录

挖掘汉语方言语法特点的一部力作（代序）	（ 1 ）
---------------------------	-------

引论——句子的构成和句子的性质	（ 1 ）
-----------------------	-------

第一节 句子的构成	（ 1 ）
-----------------	-------

第二节 句子的性质——表述性	（ 5 ）
----------------------	-------

一 述谓性和表述性	（ 5 ）
-----------------	-------

二 “表述性”的说法存在的问题	（ 6 ）
-----------------------	-------

三 语调指明焦点	（ 8 ）
----------------	-------

四 关于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的研究	（ 11 ）
-------------------------	--------

第一章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	（ 16 ）
----------------------	--------

第一节 句末语气助词的位置	（ 16 ）
---------------------	--------

第二节 句末语气助词的性质和归属	（ 23 ）
------------------------	--------

第三节 句末语气助词跟语调（语气）的关系	（ 25 ）
----------------------------	--------

一 句末语气助词出现在“词或短语 + 语调”里， 不改变语调表示的语气	（ 25 ）
--	--------

二 句末语气助词出现在“词或短语 + 语调”里， 改变语调表示的语气	（ 27 ）
---	--------

三 句末语气助词必须跟语调一起出现在词或短 语后面，句末语气助词决定句子的语气	（ 29 ）
--	--------

四 句末语气助词在上述三种情况中跟语调的关系	（ 30 ）
---------------------------------	--------

第四节 广州方言里语调的“趋同”现象	(32)
第二章 句末语气助词对语气和焦点的作用	(36)
第一节 句末语气助词对语气的作用	(36)
一 句末语气助词配合语调表示语气	(36)
二 句末语气助词使语调有轻重缓急之别	(38)
三 句末语气助词增添主观情态	(39)
四 语气、情态的兼容	(41)
第二节 句末语气助词对焦点的作用	(48)
一 指明焦点或帮助、配合语调指明焦点	(48)
二 改变焦点	(51)
三 句末语气助词给焦点添加情态	(54)
四 省略并隐含焦点	(86)
第三节 句末语气助词连用	(92)
一 句末语气助词的连用现象	(92)
二 连用的句末语气助词对语气、焦点的作用	(94)
第三章 句末语气助词的表义、足句作用	(97)
第一节 句末语气助词给焦点添加情态以外的信息	(97)
一 给焦点添加时间信息	(97)
二 给焦点添加体貌语法意义	(102)
三 表示省略并成为隐含的焦点的逻辑信息	(109)
四 余论	(118)
第二节 句末语气助词的足句作用	(120)
一 足句	(120)
二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的足句作用	(123)

第四章 各种语气下的句末语气助词	(129)
第一节 陈述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29)
一 陈述句常用的句末语气助词	(129)
二 陈述句句末语气助词表示的意义	(129)
第二节 疑问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40)
一 疑问句常用的句末语气助词	(140)
二 是非疑问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41)
三 非是非疑问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49)
四 疑问句句末语气助词的分布特点	(156)
第三节 祈使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57)
一 祈使句常用的句末语气助词	(157)
二 祈使句常用的句末语气助词表示的意义 ...	(158)
第四节 感叹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61)
一 感叹句常用的句末语气助词	(161)
二 感叹句句末语气助词表示的意义	(161)
第五节 句末语气助词分布特点	(163)
结 语	(165)
参考文献书目	(167)
附录 1 广州方言语料 (注音)	(172)
附录 2 本书所用广州方言注音音标表	(206)
后 记	(207)

引论——句子的构成和句子的性质

第一节 句子的构成

本书要研究的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跟句子语法学所说的句子的语调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涉及句子的构成。

句子语法学认为：语法有四级单位——语素、词、短语、句子，每一级语法单位都有其自身跟相邻上下级单位区别开来的性质。句子这一级单位的性质，叫作“述谓性”或“表述性”。

对于句子，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 Harris 说过：“就英语而言，可以说出现的语句由短语加语调组成。”（Harris: *Method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1951, p.351）我国学者大致都这么认为。如：“句子说出来必得有语调，并且可以用不同的语调表示不同的意义；而词和短语，如果不单独作为一句话来说，则只有一种念法，没有几种语调。虽然从结构上说，句子大多具有主语和谓语两部分，可是这不是绝对的标准。即使只是一个短语或一个词，只要用某种语调说出来，就是句子。”（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第28页）“句子是词或词组加上语调，揭示了句子由两个部分组成：词或词组部分和语调……词或词组同语调的关系，是一种相加的关系。”（沈开木：“句子的性质和句法分析”，《汉语学习》1987年第2期）

这样，句子就可以用公式表述成为：

句子 = 词或短语 + 语调

这个公式，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词或短语，一个方面是语调，以双方都符合语法为前提条件。例如：

佢唔嚟。(他不来。)

k'øy¹³ m²¹ lei²¹

短语“佢唔嚟”的结构符合语法，语调“。”也符合语法。这两个方面相加，才能构成句子。

如果其中有一个部分不符合语法，就不能构成句子。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不符合语法的東西，加到任何一个符合语法的单位上去，所产生的东西一定不符合语法。例如：

你大家

短语“你大家”不符合语法——因为“大家”是复数，而先行词“你”所表示的是单数，不能搭配在一起——以致“你大家”加语调后不能成为句子“你大家。”“你大家?”“你大家!”换句话说，所构成的句子“你大家。”“你大家?”“你大家!”是不符合语法的。

由于语调简单，而且不存在做语法组合的问题，所以，语调方面，不存在不符合语法的问题。只有词或短语方面，可能存在不符合语法的问题。而在词或短语中，词也不存在（词际）不符合语法的问题，因此，只有短语会存在不符合语法的问题。

当然，这种由于短语不符合语法而导致加语调后不能构成句子，或所构成的句子不符合语法的情形，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我们只是为了说明“句子 = 词或短语 + 语调”的公式，以短语符合语法为前提条件，才提到。例如：

佢唔嚟。(他不来。)

k'øy¹³ m²¹ lei²¹

你去唔去?(你去不去?)

nei¹³ həy³³ m²¹ həy³³

几好食啊! (多好吃啊!)

kei³⁵ hou³⁵ sik²² a³³

坐低! (坐下!)

ts'o¹³ tɕi⁵⁵

但是,词或短语,加语调能够构成句子,说的只是大部分的情形。在广州方言里(普通话也同样),我们发现还有另一种情形:词或短语加语调后不能独立成为句子。正像朱德熙先生在《语法答问》里说过的:“句子跟词组终究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是不是所有的词组都能独立成句,朱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词组跟别的语法单位一样,也有粘着与自由的区别。粘着的词组如V+了+O(吃了饭!打了电话),V+C+O(吃完饭!拿出一本书)等等当然不能独立成句。”(1985,第78页)这些词或短语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加上语调才可以构成句子:一是在词或短语的前边增加成分;二是在后边增加句末语气助词。现在我们主要讨论的是语调与句末语气助词在句子构成中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谈第一种条件,只涉及第二种条件——在后边增加句末语气助词与语调来构成句子的情况。

下面列举广州方言的例子:

- * 你就好
- * 一人人
- * 好走 (“应该离开”之意)
- * 食晒饭
- * 打咗电话
- * 面青

以上的词或短语加上语调不能成为句子,要在后边同时增加句末语气助词与语调构成句子。

在词或短语加语调能够构成句子的时候,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广州方言的语调分为四种:陈述语调、疑问语调、祈使语调、感

叹语调（祈使语调跟感叹语调在听觉上可以看作同形）。这四种语调，从上述句子的公式看，分布在词或短语后面。但是这种“后面”在口语里的情形跟在书面上的情形有所不同：在口语里，每种语调都是一种非音质音位，而非音质音位必须有音质音位或音质音位的组合体来运载，或者说，必须跟音质音位或音质音位的组合体“绞合”在一起，因此，人们才说，“如果我们用S代表句子，W代表词，两条斜线/ /表示前后较大的停顿，ST表示句调，那末句子可以表示如下： $S = / \overset{st}{nw} /$ 。n表示词的任意数。”

（陆俭明：《现代汉语句法论》，1994，第164页）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语调只是附在它前一个音节上，只跟词或短语的最后一个音节“绞合”在一起。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法》中谈到语气助词的时候曾经指出：语气助词“是粘着的，语音上附着于前边一个音节”。（1979，第353页）赵先生又指出：字调和语调是“叠加”的关系，分为“合并叠加”和“后续叠加”。（赵元任：《中国字调跟语调》，1933）麦耘先生认为：“广州方言的语调有两大类，一是句段语调，一是句末语调，即落在句子最末一个音节上的语调”，“在广州方言中，合并叠加表现在句段语调上”，“后续叠加表现在句末语调上，就是在句末的字调后面接上语调；另外，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还有一种‘覆盖叠加’”。“覆盖叠加”的意思是语调把原字调覆盖了，或者取代了。（麦耘：“广州话疑问语气系统概说”，1998）劲松在研究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时发现，句子末一个音节韵律特征的变化，“是语气（语调）的主要表达者”。（“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中国语文》1992年第3期，第113页）这里所说的语调，应该指的是句末语调。不管是“后续叠加”还是“覆盖叠加”，我们称之为“绞合”。

语调跟词或短语的最后一个音节“绞合”后，都会使这个音节的声音发生一些变化，大部分的情况是稍稍拖长。例如普通话的例子：

他不来。

语调只跟短语“他不来”的最后一个音节“来”、“绞合”在一起，并使它稍微拖长。

在书面上，由于用句末点号来表示（“。”表示陈述语调，“？”表示疑问语调，“！”表示祈使语调和感叹语调），语调就变成分布在词或短语后面。

这样一来，语调的分布就有口语和书面两种形式——绞合形式和处在词或短语后面的形式。本书采用书面形式。

语调的作用，是表示句子的语气。语气是用来表示句子的用途的，这种用途，有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

第二节 句子的性质——表述性

一 述谓性和表述性

1960年《语言学译丛》第一期发表了〔苏联〕斯米尔尼茨基著、叶军译的《句子，句子的主要成分》（这是从一本用俄语写的《英语句法学》的第三编第五章译来的）。从译文的题注和原书出版的时间来推断，斯米尔尼茨基最迟在40年代初期就使用“述谓性”的概念。所谓“述谓性”，就是“语句和现实的关联”。

后来，胡裕树主编的大学教材《现代汉语》提出一个“表述性”的概念：“一个句子不仅仅具有一定的结构成分和结构方式，它叙述的内容必定同现实联系，以适应具体环境中的交际需要。这就是句子的表述性。表述性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必须通过语言的要素来表达。”（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9月第1版248页）